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

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適五十祀矣。縣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眠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祠先賢于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枯廩乎？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謹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某惟淳熙之役子朱子寔記之，格言不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辟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庫斯言至矣。試相與聞繹其義可乎？蓋

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靳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瑣鑠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議亨字其聲公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爲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劉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盂之銘匪有志于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爲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存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

雖未炤物能炤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焉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寢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爲而君摯摯所職弗少懈垂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庠顧所以居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其人雖山岳之

仕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 宋興以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水孰濇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焉突梯楚辭突梯脂韋是不可畏矣乎是何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達寅字某其居與古靈同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鳥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持以為安者也一柱傾

則塾一維弛則墻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敗後者以是為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導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 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牴牾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多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

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
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
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
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
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
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
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
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
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
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
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
在唐實自潮移宇袁而濔濔先生亦嘗攝縣之
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
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
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
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壯馬治教所施有
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
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
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

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
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矚乎若光風霽
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
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
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
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
以用其力孰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
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為是則二君子之
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
子之畏友云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
予以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
隸於已者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辜
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
其居官寧以抹筭獲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
嘗以緣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
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
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於使
者之命未嘗忍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

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干焉大家而股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慮慮焉猶懼其弗既今君乃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爲專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子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已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已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

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毋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旣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蟲正金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爲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爲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縑素婦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爲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爲泡幻以死生爲夢覺以軀殼爲星礙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也乃顧已腐之骸冀寔安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墓塋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亡窮

岡隴有限多爲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爲法本出世間況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東昇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爲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爲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開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爲宗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饗莖日趨於糜昧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遑爲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陰則道薄爲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塋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爲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爲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爲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爲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爲明天子所任屬蓋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懷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近臣而搃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矣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爲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至錯立于前苑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十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颺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爲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爲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爲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爲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奔塵累愛道家法爲黃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隸藉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西嶽公曰汝

之背囂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爲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爲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有其爲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誌于有司明年行可僊去西嶽屬予爲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爲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爲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母負其約饗其利而毋喪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碑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爲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

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韓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礮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箠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激大畏則堵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悔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窺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劍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時執喪則三山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上從民望起公爲鱣川守時遠近洶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赤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伐賊者亦懾然効順甫浹辰間精米立變盜相顧不敢窺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顯付使事居數月又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警情踰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

威所加如斲枯槎由是三郡悉平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議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爲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爲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閭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子奉天子命使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奮其勇于何功之有執郡人聞公言乃益繪提舉常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式中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梓趙君以夫侑焉繪王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使陳公汶不卒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則不能成

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慨然以圮下隆中事業自許待親海陵年僅三十已能出奇決策擄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爲時一出慨陳激烈言發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皦日是天心屬公公心契天人之相合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綏外禦之事方廩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楙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其既不獲辭劊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于石章後序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

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爲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鳥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驟驥不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爲主顏子在陋巷退席一躍生兩其問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爲何如耶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廢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

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誅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爲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爲士苟能深味顏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悅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爲山戒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樹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軍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納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燭璣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內面而觀仰也蒼龍主

東赤鳥司南於苑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歲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方而作屏也吳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末矢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畫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變隔層霄在我之極炳焉方寸揣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爲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

行有與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濂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兩淮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迺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縑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墅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

為州里大蠹者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罄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殫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儻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惟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郎子孫多且賢其與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隱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

也因而葺焉時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懷府輒兀坐亭中繙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散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嘗不炯焉心目間也北歲揚君修來為北官扁其亭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眎西偏老屋十數楹爰爰將壓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淙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蟬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為此未幾則役元戎以出汛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富沙君又徙為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不必為已凡皆若是也抑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我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休道者不待窺牖而槩焉畢觀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

而恬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大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勝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區於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愧乎故嘗謂天下有其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老矣久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漂磨以庶幾萬一而君於斯道尤所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以州從事兼招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某年十今斯民蒙 累聖涵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令者得與田野相安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寧都蹂躪宜黃乘間擄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謂叟之為宰未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

士糾民共未集而寇大至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故官侯曰民不能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任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餼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瘼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侵復呻吟者浸息而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縑若干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柴嘗則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則也蓋因舉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

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日處于中思所以答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未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糴以為明警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某以恩授某官曾氏名某以恩授某官侯今為奉議郎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棄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于謂存

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發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微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窮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蕪取之予懼清父之貲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恩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發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寔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窆甯于此而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趙使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羹蔬曰吾不肉食累年矣眠其色一無所求獨曰吾為二先生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嘻子不趨權門驚勢淖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矯示鬼不諂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薛平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

居官仕風教之責而貿衣營之若不可已者何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梓老奉遺命以來為之感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夫職為已憂方別予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巢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髮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其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極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

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順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達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順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順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順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博川流厚化源源无窮矣抑實之之

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規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媼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于中竊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踞躄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于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

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睠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母崇宴觴母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粟不敢踰額是得亡獲辜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朮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勝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覺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懼懼乎其中心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